

後漢紀

廿五之冊

共三十
五冊

後漢書

卷之五

後漢孝靈皇帝紀下卷第二十五 袁宏

中和二年春二月丁卯故太尉劉寬薨贈車騎將軍謚曰昭烈侯寬字文饒弘農華陰人也少好學博通羣書稍遷東海南陽太守遇民如子口無惡言吏民有罪以蒲鞭鞭之示恥辱而已其善政歸之於下有不善輒自剋責庶民愛敬之好與諸生論議行縣使三老學生自隨到亭傳輒復講論教化流行不嚴而治嘗有客遣奴酤酒久而不還及其還也客不堪之罵詈曰畜產寬須臾遣人視之曰此人也罵言畜產恐其自殺夫人欲試寬一恚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婢奉肉羹一盃寬手未得持放羹衣上婢急收羹寬言徐徐羹爛汝手其寬裕

如此內外稱爲長者上深悼之

袁宏曰在溢則激處平則恬水之性也急之則擾緩之則靜民之情也故善治水者引之使平故無衝激之患善治人者雖不爲盜終歸刻薄矣以民心爲治者下雖不時整終歸敦厚矣老子曰古之爲道者不以明民將以愚之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也羌胡寇三輔車騎將軍皇甫嵩征之己酉南宮雲臺災庚戌樂城門災延及北闕嘉德殿和歡殿本志曰雲臺者乃周家之所造也圖書珍寶之所藏京房易傳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燒宮天戒若曰刑濫賞淫何以舊典爲故焚其祕府也收天下田畝十歲以治宮室州縣送材及石貴戚緣賤買入已

官皆先經貴戚然後得中宮室連年不成天下騷擾起
爲盜賊司徒袁隗久病罷三月廷尉崔烈爲司徒邊章
韓約寇三輔中郎將董卓副皇甫嵩討之於是關隴擾
攘發役不供司徒崔烈欲棄涼州議郎傅燮進曰斬司
徒天下乃安有司奏燮廷辱大臣有詔問本意對曰昔
冒頓至逆也樊噲爲上將云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
憤激奮勵未失臣節也不顧計之當與不當耳季布猶
廷斥曰噲可斬前朝是之今涼州天下之衝要國家之
蕃衛也堯舜時禹貢載之殷周之世列爲侯伯高祖平
海內使酈商別定隴右世宗拓境列置四郡議者以爲
斷匈奴之右臂今牧御者失理使一州叛逆天下騷動

陛下不安寢食烈爲宰相不念思所以緝之之策乃欲
棄一方萬里之士臣竊惑之左社之甯得此地爲患數
世今以勁士堅甲利兵姦雄因之爲亂此社稷之深憂
也且無涼州則三輔危三輔危則京都薄矣若烈不知
憂之是極弊也知而欲棄是不忠也二者擇而處之烈
必有之遂從燮議亦不罪烈由是朝廷益重燮每公卿
缺議輒歸燮夏五月太尉鄧盛久病罷太僕張延爲太
尉六月以討張角功封中常侍張讓等十二人爲列侯
秋七月車騎將軍皇甫嵩征邊章韓約無功免八月司
空張溫爲車騎將軍討章約九月特進臨晉侯楊賜爲
司空冬十月司空楊賜薨策曰司空臨晉侯賜華嶽所

挺九德純備三葉宰相輔國以忠昔朕初載受道帷幄
遂階成勲以陟大猷師範之功旣昭於內弼亮之勤亦
著於外雖受茅土未荅厥勲哲人旣歿將誰諮度朕甚
悼焉今使左中郎將郭儀持節追贈特進司空驃騎將
軍印綬謚曰文烈侯賜字子獻篤志於學閒居教授不
應州郡之命辟梁冀府非其好也因謝病去舉高第稍
遷越騎校尉光祿大夫靈帝初與劉寬張濟侍講於華
德殿初張角等誑耀百姓天下惑之襁負至者數十萬
人賜時居司徒謂劉陶曰聞張角等黨輩熾盛稍益滋
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驚動醜類遂成反亂今欲切敕
刺史二千石采別流民咸遣護送各歸本郡以孤弱其

黨然後乃誅其渠帥可不勞衆而定何如陶曰此孫子
 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廟勝之術也賜遂上書言之會
 賜去位事留中後帝徙南宮閼故事得賜所上奏及講
 時注籍乃感悟遂下詔曰大司馬楊賜敦德允元忠愛
 恭懿親以尚書侍講累評張角始謀禍疊未彰賜陳便
 宜欲緩誅夷令德旣光嘉謀怛然詩不云乎無德不報
 無言不讎故褒城君孔霸故太尉黃瓊侍講先帝竝宜
 受茅土之封賜上言曰臣前與故太尉劉寬司徒張濟
 竝被侍講俱受三事張角謀亂又共陳便宜而獨蒙師
 傳之澤茅土之祚而寬濟不蒙雲雨之潤乞減賜戶以
 封寬濟上雖不聽嘉其至誠乃封寬爲遂鄉侯濟子根

爲蔡陽侯賜子彪忠厚有孝行復纂其家業光祿勳許
相爲司空十一月張溫董卓擊章約破之約走金城是
歲於後園造黃金堂以爲私藏閉司農金錢繒帛積之
於中又還河間置田業起第觀上本侯家居貧即位常
曰桓帝不能作家曾無私錢故爲私藏復寄小黃門常
侍家錢至數千萬由是中官專朝奢僭無度各起第宅
擬制宮室上嘗登永安樂侯臺黃門常侍惡其登高望
見居處樓殿乃使左右諫曰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
姓虛自是之後遂不敢復登臺榭

三年春二月太尉張延久病罷庚戌大赦天下三月車
騎將軍張溫爲太尉夏五月壬辰晦日有蝕之詔公卿

舉直言

四年春正月己卯大赦天下二月滎陽盜賊起三月河南尹何苗擊破之以苗爲車騎將軍封濟陽侯夏狄道人王國反自黃巾之後盜賊羣起殺刺史二千石者往往而是夏四月太尉張溫以寇賊未平罷司徒崔烈爲太尉五月司空許相爲司徒光祿勳丁宮爲司空秋九月大長秋趙忠爲車騎將軍執金吾甄舉爲太僕因謂忠曰傳南容有古人之節前在軍有功不封天下失望今將軍當其任宜進賢理枉以副衆望忠納其言遣弟延齋書致殷勤曰南容少荅我常侍萬戶侯不足得也燮正色拒之曰遇與不遇命也有功不論時也傳燮豈

無功而求私賞哉遂不荅其書忠愈恨變然憚其高剛
不敢害出爲漢陽太守冬十月零陵盜賊寇長沙太守
孫堅討破之封堅爲烏程侯十一月太尉崔烈久病罷
大司農曹嵩爲太尉是歲漁陽人張純反初發幽州烏
桓以討涼州故中山相張純請將之不聽使涿令公孫
瓚純忿不得將因說故太山太守張舉曰烏桓數被徵
發死亡略盡今不堪命皆願作亂國家作事如此漢祚
衰亡之徵天下反覆率豎子故若英雄起則莫能禦吾
今欲率烏桓奉子爲君何如舉曰漢祚終訖故當有代
之者吾安可以若是純曰王者網漏鹿走則智多者得
之子勿憂也遂共率烏桓作亂故人喜悅歸純曰十餘

萬

五年春正月丁酉大赦天下太尉曹嵩罷二月有星孛於紫宮三月少府樊陵爲太尉夏五月涼州刺史耿鄙擊王國敗績初鄙合六郡兵將欲討國漢陽太守傅燮諫之曰使君統政日淺民未知化孔子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今率不教之民越大隴之危賊聞大軍將至必萬人同心其鋒難當也萬一內變悔何及也不若息軍養德明賞罰以教民戰賊得寬容必謂我怯羣惡爭勢其離可必然後率已教之民討離隙之賊其功可立今不爲萬全之福而就危敗之禍不爲使君取也鄙不從臨陣前鋒果敗鄙爲別駕所害國遂圍漢陽太守傅燮

時北胡騎數千在城外皆叩頭流涕欲令燮棄郡歸鄉里燮子幹進曰國家昏亂賢人斥逐大人以正不容於朝今天下以叛兵不足以守鄉里羌胡被大人恩者欲令棄郡而歸願大人計之徐歸鄉里率賢士大夫子弟而輔之言未終燮歎曰汝知吾必死邪蓋聖達節次守節且殷紂之暴伯夷不食周粟而死仲尼以爲賢今朝廷不甚殷紂吾德不及伯夷吾行何之乎王國使故酒泉太守黃衍說燮曰天下事已可知矣先起者上有霸王之業下成伊呂之勲天下非復漢有府君寧有意爲吾屬師乎燮按劒叱之曰若非國家剖符之臣邪求利焉逃其難且諸侯死社稷者正也遂麾左右出戰臨陣

而歿上甚悼惜之策謚曰壯節侯燮字南容北地靈州
人身長八尺嚴恪有志操威容性剛直履正不爲權貴
改節六月丙寅風大起折木太尉樊陵策罷射聲校尉
馬曰磾爲太尉秋八月置西園三軍及典軍助軍以小
黃門蹇碩爲上軍校尉虎賁中郎將袁紹爲中軍校尉
屯騎校尉鮑洪爲下軍校尉議郎曹操爲典軍校尉初
黃巾起上留心戎事碩壯健有武略故親任之使爲元
帥典護諸將大將軍已下皆令屬焉九月司徒許相策
免司空丁宮爲司徒光祿勳劉弘爲司空特進董卓爲
驃騎將軍己未詔曰頃選舉失所多非其人儒法雜揉
學道寢微處士荀爽陳紀鄭玄韓融李楷耽道樂古志

行高潔清貧隱約爲衆所歸其以爽等各補博士皆不
至融字元長潁川人博學不爲章句皆究通其義屢徵
聘皆不起晚乃拜河南尹歷鴻臚太僕卿年七十餘弟
兄同居閨庭怡怡至於沒齒也楷字公超河南人以至
孝稱棲遲山澤學無不貫徵聘皆不就除平陵令視事
三日復棄官隱居學者隨之所在成市華陰南土遂有
公超市頻煩策命就拜光祿大夫固疾不起乃命河南
弘農致玄纁束帛欲必致之楷終不屈

袁宏曰布衣韋帶白首不仕者有矣結髮纓冠老而不
退者有矣此二途者古今之所同也久而安之故無中
立之地焉語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朝廷之士入而

不能出往而不反則能執意入而不出失之遠矣古之
爲士將以兼政可則進不可則止量分受官分極則身
退矣故於仕與不仕之間有止足焉不仕則枯槁矣遂
仕則負累矣若仕能止者在於可否之閒不同心乎是
時大將軍何進多辟海內名士以爲己佐鄭玄稱疾不
到州郡迫脅不得已玄幅巾詣進進設几杖之禮一宿
而退莫知其所初申屠蟠隱於梁碭之間免於黨人之
禍亦爲進所辟逾年不至進恨之欲脅以威刑使同郡
黃忠與蟠書曰大將軍幕府初開徵辟海內竝延英俊
雖有高名盛德不獲異遇至如先生特加殊禮優而不
名設几杖之坐引領東望曰夜以冀彌秋歷冬經邁二

載深拒以疾無惠然之顧重令爰中郎曉暢殷勤至於再三而先生抗志彌高所執益固將軍於是慙然失望而有媿色自以德薄深用咎悔僕竊論之先生高則有餘智則不足當今西戎作亂師旅在外軍國異容動有刑憲今潁川苟爽輿病在道北郡鄭玄北面受署彼豈樂羈牽者哉知時不可佚豫也且昔人之隱雖遭其時猶放聲絕迹巢棲茹薇其不遇也則裸身大笑被髮狂歌今先生處平壤游人間吟典籍襲衣裳行與昔人謬而欲蹈其迹擬其事不亦難乎僕願先生優游俯仰貴處可否之間孔氏可師何必首陽備託臭味庶同休戚是以假飛書以喻左右蟠不荅其書亦無懼色蟠字子